

東衡：子昂仲姬歸去來

侯 軍

浙江德清，一個名叫東衡的普通村莊，因為曾經存在過一位才藝雙全的女子而變得不再普通——她叫道昇（字仲姬），是元代大書畫家趙孟頫（字子昂）的妻子。

照理說，這對藝術夫妻算得上是名標藝史的大名家了，然而，這個東衡村卻不像其他出過大名人的地方那樣張揚和炫耀。它靜靜地隱匿在吳興的山水之間，與世沉浮，低調內斂。這種低調並非刻意，卻也隱含着幾分無奈——畢竟，趙孟頫為趙宋宗室卻委身仕元，從此落下千古罵名，連累這片山清水秀的江南水鄉，亦不得不斂氣吞聲，以至於像我這樣的「趙迷」直到花甲之年，才知道東衡村之名。

我對趙孟頫一直很感興趣，早年拜天津寧書綸先生為師，臨池習字，學的就是趙體。後來，聽到很多因鄙視趙孟頫而詬病趙字的聲音，好似在我年輕的心靈蒙上一層塵霾，遂忍痛捨棄趙體改學顏蘇。這段學書經歷，倒令我對趙孟頫這個人物由反感而生興趣，找來不少批評趙字的文章，譬如，清初傅山的《霜紅齋集》，從中讀到了他有名的「四寧之說」。後來，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我又讀到湖州茶友寇丹的一篇小說，題為《家歲平安》，主人公就是趙孟頫和管道昇。小說以曲筆寫到元朝翰林學士程鉅夫，奉元世祖忽必烈之旨，專程來江南「尋訪遺賢」，費盡周折把趙孟頫「恭請」出了山。這是我第一次正面接觸趙孟頫「變節出仕」的情節。後來，我還特意查閱了《元史》，這一史實在《趙孟頫傳》中寫得清清楚楚。不過，史書是死的，小說卻是活的，在寇丹筆下，趙氏夫妻彼時彼刻心態之婉曲，進退之猶疑，均讓我讀之心動。以此為折點，我對趙孟頫的看法開始有了更深層次的追索。

趙孟頫是宋太祖趙匡胤的第十一世孫。倘若生在太平年間，軍憑祖蔭祖祿的庇護，他也

會順順當當安度一生。然而，一個人最無法選擇的就是生逢何年，趙孟頫二十多歲時，趙宋滅亡了。幸好，他後來娶了比他九歲的管道昇，於是，躲進東衡村隱居避世，成了他最好的選擇。

然而，才華和名聲是遮掩不住的，更何況蒙古統治者最急迫「引進入京」的，就是宗室後人。當程鉅夫將趙孟頫引至元大都，忽必烈立即召見並獲其激賞。從此，他的人生從最下等的「南人」，變身為帝王寵兒，先授兵部郎中，又歷任江浙等地儒學提舉，出任濟南路總管。忽必烈去世後，成宗召他參與修撰《世祖實錄》。隨後，一路升遷，官至翰林學士承旨，榮祿大夫。他歷經元世祖、成宗、武宗、仁宗、英宗，成為罕見的「五朝元老」。如此顯赫的地位，若依俗眼觀之，他理應志得意滿。然而，趙孟頫卻無一日不在自責自愧中度過。一介儒生，最重清名，而趙孟頫的「清名」卻隨着官職的遞升而愈發變成「惡名」。他本是冰雪聰明之人，內心苦楚卻無處訴說，也無人理解。在如此煩雜紛亂的心緒下，擺在他面前的，或許唯一途，那就是在浩瀚的書畫藝海中，沉潛遨遊，陶然忘歸——他在《酬滕野雲》一詩中自述道：「功名亦何有？富貴安足計。唯有百年後，文字可傳世。雪溪春水生，歸志行可遂。閒吟淵明詩，靜學右軍字。」

他是這樣說的，也是這樣做的。他幾乎把自己的全部才智和滿腹悲辛，無保留地傾注在他所痴迷所鍾愛的丹青筆墨中。他高舉着「復古」的大纛，呼喚着「古意」的回歸，並身體力行，將無數筆痕墨跡，撒向日漸凋敝的文化田野，讓中華文化的籽種，在異族鐵蹄的侵襲下，存續下去，生長起來，枝繁葉茂，枯木逢春……

文化的力量成功「逆襲」，最終征服了元朝統治者。固然不能說這都是趙孟頫一人之功，但我們也不妨試想一下，倘若彼時沒有這個趙孟頫，中華文脈又會是何種狀況？

三月三十一日，我佇立在東衡村口，望着這裏的小橋流水，彷彿看見趙孟頫與愛妻管道昇相攜相伴，從歷史的霧靄中悄然走來——時間為他們抖落了滿身的塵塵，趙孟頫「才氣英邁」如初，管道昇「你儂我儂」如故，恰如她在《我儂詞》中所說的：「與你生同一個衾，死同一個椁」……

東衡村裏，趙孟頫管道昇的合葬墓保存完好，已被列為全國重點文保單位。我和同行的朋友一道在他們的墓前獻花行禮。而我在表達敬意的同時，也為自己年輕時的誤解表達歉意。

管道昇於一三一九年先於趙孟頫去世，故而，讓趙孟頫留下了一篇《魏國夫人管氏墓誌銘》。三年後，趙孟頫去世。他在趙家已魂棲無地，歸葬東衡村管家自然也是最好的選擇了。



浙江省湖州市德清縣洛舍鎮東衡村。
新華社

筆墨下的香港抗戰風煙(二)

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，日軍轟炸啟德機場，香港保衛戰開始了。直到十二日才完全佔據了九龍半島，以尖沙咀半島酒店作為憲兵司令部。

香港平民和滯留在此的國人同仇敵愾：「我們是決定能盡一分力量，便盡一分力量的，不必有什麼人要求。」（薩空了）油麻地小輪公司的十二艘輪船，全部鑿沉，以阻滯日軍登陸。華人名流在電台呼籲民眾堅守港島。曾任孫中山秘書的陳劍如，號召在港僑胞協助軍隊作戰。張愛玲在《爐餘錄》裏，以冷靜得近乎悲涼的筆調，描寫她在防空員崗位上的情形：「接連兩天我什麼都沒吃，飄飄然去上工。」「在炮火下我看完了《官場現形記》……一面看，一面擔心能夠不能夠容我看完。字印得極小，光線又不充足，但是，一個炸彈下來，還要眼睛做什麼呢？——『皮之不存，毛將焉附』？」

堪比四行倉庫八百壯士的「沙頭角孤軍」，在廣州淪陷後重新合編，在四面受敵的情況下，五百多名中國官兵頑強抵抗，還組織過對橫崗日軍的夜襲。最後因寡不敵眾，傷患過多，撤入香港新界，被港英政府解除武裝，軟禁在九龍馬頭涌難民營和亞皆老街「孤軍營」。此刻編入義勇軍，守衛維多利亞城。

日軍一邊對港島進行密集空襲，一邊從各個方向渡海。港島的街道上，到處是排隊的人龍，買米的、買柴的、買船票的、上銀行提錢的，混亂的人潮填滿了大街小巷。

「這裏等船赴澳門的行列更長了，由永安碼頭一直排到長洲碼頭，至少有

一個華里以上。同時我們還看到了買米的行列，比等船的更多……」（薩空了）

陳寅恪女兒流求記述：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變發生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，香港迅即被日軍佔領，一時社會秩序混亂，孤島上生活困難，交通阻斷，學校停課，商店閉門，人心焦慮不安。」

港島東的北角、柏架山，南部的淺水灣、赤柱、黃泥涌，西部的西高山、扯旗山，不計其數的炮彈在海面上山上爆炸，熊熊大火把維港映照得通紅，海面上浮滿了船隻殘骸和油污，塵煙如同黏稠的泥漿在天空翻滾攪動。守軍頑強抵抗，柏架山、黃泥涌峽、金督馳馬徑……都展開了短兵肉搏，守衛黃泥涌水庫的義勇軍第三連全部陣亡。

一九四一年聖誕節，香港淪陷。這場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戰爭，歷時十八天，盟軍和義勇軍二千一百一十三人陣亡，二千三百人負傷，八千五百人被俘。日軍七百零六人陣亡，一千五百三十四人負傷。平民傷亡，難以統計。

三年零八個月的黑夜降臨了。逃不出去的人，痛苦着，煎熬着，堅守着。許多名流英傑謹守春秋大義，踐行「不食周粟」之志，拒絕與日本人合作。日軍設宴邀請廣東著名報人李健兒（黑翁）出任報社編輯。李健兒狂飲酩酊，操起酒瓶擲向日本人，痛斥日軍侵華，然後從威靈頓街《華字日報》三樓縱身跳下，當場身亡，時年四十六歲。洗細柳撰文讚「為天下者不顧家，豈唯匹夫匹婦之仇、恥辱為勇之所決哉！」



藝苑草

乙巳中秋感懷

吳國欽

(一)

又逢賞月慶中秋，
豈有豪情貫斗牛？
半榻詩書堪自樂，
夢中亦作少年遊。

(二)

舉杯邀月上高樓，
皎潔蟾光耀眼球。
天下紛爭干戈事，
常教痴漢雪滿頭。

(三)

何物世間最難求，
平安喜樂偕白頭。
人生緣分有深淺，
明月年年照高樓。



君子玉言
小 杏

油麻地寶慶戲院旁的山坡，成了日軍的屠場。每天都有許多被抓的「危險分子」，一車一車押送到這裏槍殺。附近居民一見押犯的卡車駛近，便關緊門窗，不敢窺望。但殺人的槍聲卻沒辦法關住，一聲聲傳遍街巷，震得人肝膽欲碎。日軍在路口設立崗卡，居民經過必須對哨兵鞠躬，否則就被拳打腳踢。任何時候，只要日軍一聲喝令，所有路上行走的人，都要立即蹲下，不得走動。一位母親背着小孩上街買菜，回來時遇上戒嚴，已經到家門口的對面了，卻不能過馬路，只能蹲在路邊。她還有一個七八歲的兒子，在對面看見母親，便跑出馬路迎接。婦人急忙起身擺手示意他回去，日軍竟然開槍射擊，母子三人當場斃命，橫屍街頭……九龍居民回憶：「當時深水埗至油麻地這段馬路，被殺害的居民不可勝計……到了晚上，住戶還不見家人回來，都憂心忡忡……」

日軍佔領九龍後，以山陵為陣地居高臨下，港島所有機關、住宅全部裸裎於日軍炮口之下，距離不過六七千米。薩空了記：「昨夜徹夜炮聲震天，聽說是日軍偷渡未果，今天早九時半起大炮戰。今天的炮聲比過去近，顯然是敵人的炮位已移至九龍，過去炮彈多以山上要塞炮台為目標，今日的炮彈已時時落



龍脊梯田

近日，在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龍勝各族自治縣龍脊梯田，遊客在觀光遊覽。

新華社



市井萬象

游弋在厝角的魚(上)



自由談
王燕婷

閩南人喊房子叫「厝」，閩南的大厝，大多格局開揚，沉靜又熱烈。從明清開始，閩南漢子，這些南遷的中原後裔延續骨子裏拓疆闢土的本能，下南洋謀生。他們帶着辛苦所得的銀兩，回鄉「起（建）大厝」。於是，一座座青石紅磚、色彩華麗極盡炫耀的大厝、番仔樓從閩南的土地上拔地而起。由於房子屋頂多為平面形狀，而閩南雨水又多，為了避免屋頂上的雨水四處流散，侵蝕石頭與紅磚的牆面，閩南人便在屋頂修建了水槽，水槽出口點綴了一個個形態各異、色彩鮮麗的滴水檐。

「滴水檐」也稱「魚形出水口」、「滴水獅魚」，閩南人對它的稱呼五花八門。據說這樣的房屋構件最初出現在西方的教堂屋角，西方稱為滴水獸。主要用於排水，它們常以面部兇狠體型龐大的怪獸形象出現，或勸喻人們懲惡揚善，或起到驅邪震懾的作用。

這些是下南洋閩南華僑帶來的西方的建築特色之一。不過，來到溫潤的閩南，這些滴水獸一改它們原來的兇猛造型，融合了閩南人喜聞樂見、寓意祥瑞的形式。石榴、佛手、壽桃、菊花等等植物也來湊趣，石榴取其多子，壽桃取其長壽，佛手多有蔭庇，菊花乃高潔的象徵。其中又以飽含「年年有魚」、「鯉魚跳龍門」深意、外形趣致的魚形滴水檐最為討喜而常見。閩南素來便有以猛獸來鎮宅辟邪的傳統，因此獅子與麒麟的造型也頗多。而材質方面，剛開始由工匠用石灰手工雕塑，接着還有用陶瓷碎片黏成，兩種做法費用很高。後來陶瓷廠開始用模具製造，魚形、獅形的滴水檐從此走進了普通百姓家。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，閩南開始自己大批量生產陶瓷魚形滴水檐，從此，這些可愛的魚形滴水檐，開始盤踞在閩南大大小小的石頭房頂，成了閩南民居建築的點睛之筆，也深藏着下南洋的閩南漢子那一段驕傲

的歷史。

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，生長在閩南的孩子們無不是在仰頭與它們對視中，漸漸成長的。這些游弋在厝角的精靈，成了一代又一代閩南人成長的集體記憶。

我出生時，家中便已經住上了五開間四樑頭帶護厝的閩南大厝。屋頂上蹲着十隻魚形滴水檐。大門口屋檐上左右各兩隻，大厝的深井四邊四隻，護厝的深井有兩隻，還有護厝外面的五腳架有四隻。兩兩相向，成雙成對。它們總是張着大大的O形的嘴，兩隻眼睛鼓鼓地向外凸着，白胖的軀體上描着紅黃藍綠彩繪，魚尾向左或右扭曲着，靜靜地蹲踞，用詭異混着警覺的眼神斜斜地俯視着地面。

閩南的風大都時候是熱的，輕輕掠過它們張開的喉嚨，陽光打在它們凸起的眼眸，留下燦爛的色澤。雨季才是它們歡暢的舞台。雨小的時候，它們着實最可愛。雨水一

滴接着一滴地從它們傾斜的O形嘴裏往下滴，那不正是隔壁鄰居家愛流涎水的小弟弟的模樣嗎？想想自己饑食的樣子應該也是這般吧。雨漸漸大了，一滴一滴的口水，連成了一條線。天地間最甘甜的雨露從魚嘴中不斷地流下來。大雨傾盆之際，聚集於屋頂的所有雨水奮不顧身地湧向它張開的大口，嘩啦啦往外傾瀉，它的雙眼鼓得更厲害，那大口有時無法承受急速的水流，擠得嘴角水花四濺。底下的我們看得分外着急又無可奈何，生怕它一時吞吐不及，哽咽而堵塞。如果，逢上久旱不雨，屋頂這些可憐的魚兒，眼神裏會布滿乾渴，在日光下更顯而易見，口中殘存的薄薄的淤泥，會長出細細弱弱的野草。野草長着長着，就長到它們的嘴巴外面。滿嘴咬着雜草的它們，顯得委屈不安。通常我們會跑到屋頂，把手從它們的尾巴伸進去，把雜草一把把扯斷，把淤泥清清，再順手摸一摸它們圓凸凸的眼睛和身子。